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卷七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說法是開卷大宗旨。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

碌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正正，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誼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

之、負、罪、罪、之、深、矣、一、生、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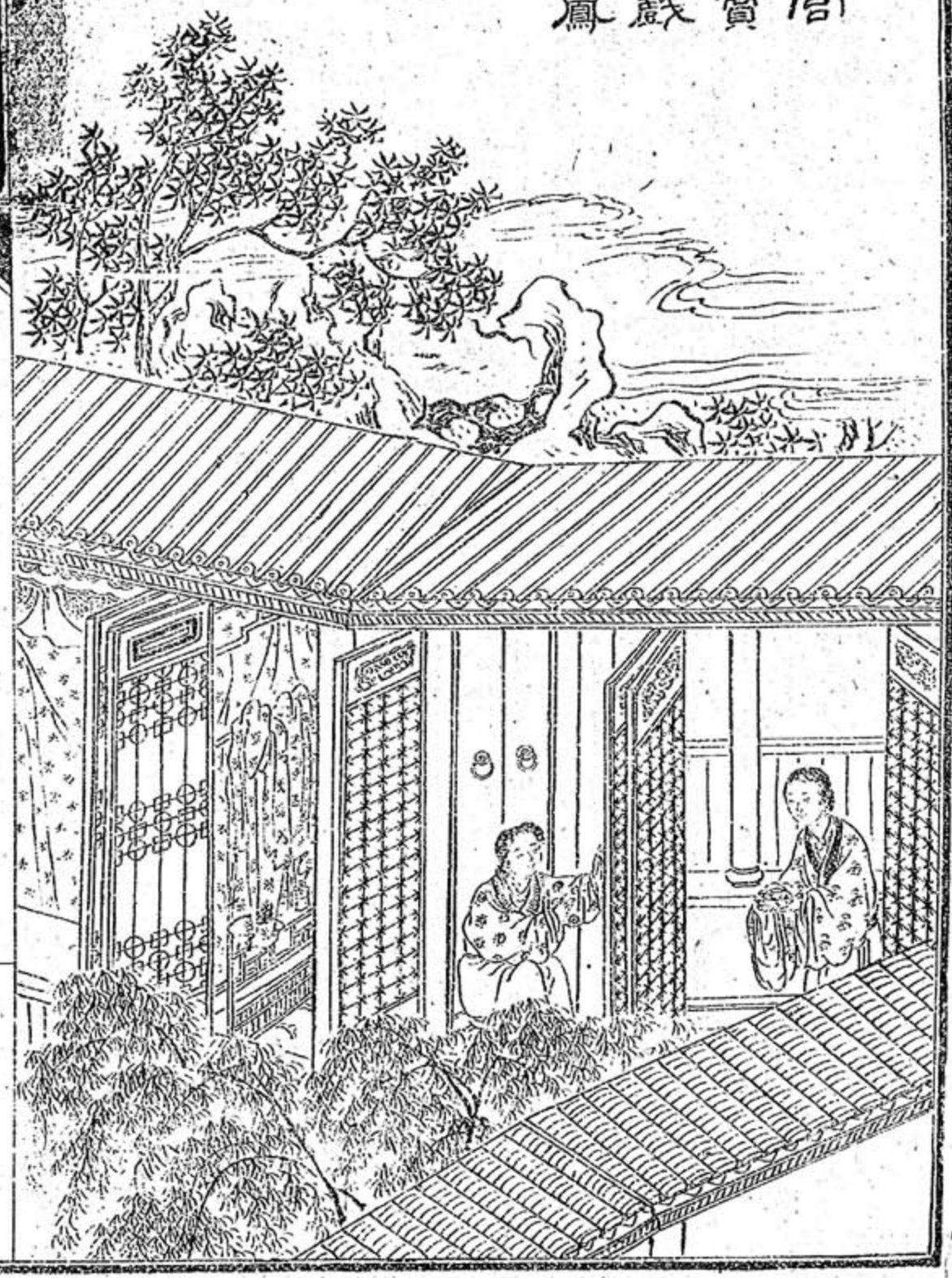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護花主人評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護花主人評

破一小時 雙紅堂 小說 55 D8654000 人筆 雙紅堂 小說 55 D8654000 兼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東洋圖書印

迷半瓊熙
宮實戲鳳



宮實

迷半瓊熙

這癩頭和尚卻也處
處打濕英蓮黛玉之
外併此而三矣

信手拈來都成妙諦
宛然一箇海上奇方
無意中說冷香丸爲
後文張本

有字一頓
冷者未必香香者未
必冷又冷又香不可
多得和尙之方防
是真方假藥

香菱即甄英蓮之改
名

順手遞入送宮花一
段

當此之時算來算去
其帶得者花者亦祇
有此五人可送若尤
氏可卿諸人則隔東
府矣

病根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笑道：「再不要提起。爲這病根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藥，化了多少錢，總不見一點兒效驗。後來還虧了一個癩頭和尚，專治無名之病，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裏帶來的一般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還不相干。若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結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很有些效驗。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什麼海上方？姑娘說了，我們也好記著，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真真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概都有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心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曬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天落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笑道：「阿呀，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可不是那裏有這樣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

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水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都未必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本有名兒，沒有呢？」寶釵道：「這也是那癩頭和尚說下的。」好丸名。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這裏？」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便回了劉老老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去。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種東西，你帶了去罷。」說著，便叫香菱、麝、響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了頭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裏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兒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裏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紗花十二支，昨兒我想起來，白放著，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二支，下剩六支，送林姑娘二支，那四支給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畱著給寶釵了，頭戴也罷了。」又想著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寶釵了頭古怪麼？他從來不愛這

小女子如此心性便
非佳兆○點點時令
是冬日光景

香菱亦是書中關鍵
故又於此處表明之
讀者須記著

吾見其眉心有一點
脂粉時亦以為神理
骨之

此處又點明寶黛二
人在一處○李執與
迎春三姊妹住王夫
人房後廳內視者記
人房後廳內視者記
本非將黛玉的落花
後者可知矣
元迎探惜四人之婢
日抱琴司棋侍書入
畫亦善詩小巧者

窗下圍棋是迎探二
人書中第一事

點出智能已預為秦
鍾一段事埋根
惟智能日能不知則
不能矣然亦視其所
能之何如耳
無端語讀竟成戲語
其神光直射卷末

第一回中拜士隱有
雨村有王老爺此處
又有于老爺三個老
爺其名皆不傳不知
何許人也至今疑之
余信是管各廟月例
銀的
寫得好知余信之不
能無弊也

也是便道的徑界逼
清
會意二字含蓄
臨手臨脚四字妙
也
惜問妙恐驚西屋人

些花兒粉兒的說著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裏曬日陽
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了頭子可就是時常說的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
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了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說著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
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
有些像階們的東府裏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
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裏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處
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為歎息感傷一回
一時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一處擠著
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卻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
這邊房後三間抱廈內居住令李執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裏
來只見幾個小了頭兒都在抱廈內聽呼喚默坐迎春了鬢司棋與探春的了鬢
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裏都捧著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
坐著也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
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了鬢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回說四姑

娘不在房裏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了鬢們道在那屋裏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
往這邊屋裏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兩個一處頑笑見周瑞家
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裏
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可巧兒又送了花來若剃了頭
卻把這花戴在那裏說著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了鬢入畫來收了周瑞家的因
問智能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刺那裏去了智能道我們一早就來
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裏去了叫我在這裏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
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道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
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著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著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
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就是為這事了那
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執後窗下越過
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了頭豐兒坐在鳳姐的房門
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裏去周瑞家的會意忙的躡手
躡腳的往東邊房裏來只見奶子拍著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問奶子姐兒

其事云畢矣

原是隨手舉出來並未挑選

不說是誰送來的省文也
這周女兒不知是何三生的何三何人乎後來自知
嬌字一領

曉字一領

周瑞家的女婿是冷子興想其女子即是周瑞家的爲王夫人陪房則亦南邊人矣故有誤解還鄉之說

小人倚恃權勢實技獻能自是討忙苦如周瑞家的一流人是也試觀其對劉老之老與其女兒之語知之

寶黛二人在一處此處又點醒

謂花係挑刺的抑何處處多心願未曾挑誰敢先挑特恐不是剩者有人攪奪耳

可知先前常常過來

著此一段是文筆迴環照應處

第七回

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搖頭兒正問著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卻有賈璉的聲鳳姐之臥室也。按著房門響處平兒拏著大銅盆出來叫豐兒昏水進去平兒便進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拏匣子與他說送花來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拏了四支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裏拏出兩支來先叫彩明來分付他送到那邊府裏給小蓉大奶奶戴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兒打扮著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說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裏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裏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生來了個劉老老我自己多事爲他跑了半日這會子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完呢你這會子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倒會猜著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因前兒多吃了幾杯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裏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

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且家去等我我送這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有什麼忙的他女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的就急得這樣的說著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裏卻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著我送花來與姑娘戴寶玉聽說便說什麼花拏來與我看一面便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的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裏我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玉聽了便和了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麼病吃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裏回來也著了些涼

舊雪初點出

冷子與於此串合不知幾時從揚州入京恐不獨周瑞家的一

以下遞入鳳姐同寶玉過甯府一段事隨手插入寶玉秦鍾相點臨安伯

以下入寶玉鳳姐同過東府一段引入秦其是嫂叔同車云妨兒兩個者諱言也○尤氏秦氏兩婆媳出場第二次

前是鳳兒口吻

即上文所云珍哥之父寶敬在城外學道修煉也

與前照映

八字奇文

潑碎貨要見斯文孩子其情俗學只見船泊岸不見岸泊船徑請兩眼耶君無須騙寫秦鍾相另是一流人物男耶女耶吾不得而知之

了。發名。字。往。往。從。無。意。中。點。出。以上了送花一事。即從其女兒尋周改日再親來說著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日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著主子的勢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閒只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燈時鳳姐已卸了妝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嗒們送他的趁著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交給他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的生日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著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問我鳳姐又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到沒有什麼事。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著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孤負了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執迎探等姊妹們亦各定省畢。各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進去。鳳姐只得答應著。立等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甯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侍妾了。鬟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攜了寶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便說你們請我

來作什麼。拏什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應。幾個媳婦們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你了。正說著閑話。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道。大哥哥今日不在家麼。尤氏道。今日出城請老爺爺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裏。何不出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寶叔要見我兄弟。今兒也在這裏。想在書房裏。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玉即下炕要走。尤氏便分付人小心跟著。別委曲著他。倒比不得跟著老太太過來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著。何不請進這小爺來。我也見見。難道我是見不得他的。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嗒家的孩子們。胡打亂摔。跌慣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不像你這潑碎貨。形像倒要被你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我不笑話就罷。竟叫快領去。賈蓉道。他生得晒。晒。沒見過。大陣仗兒。嬌子。見了沒得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道。我不敢強。就帶他來。一會兒。果然帶了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晒。晒。含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

秦鍾者情種也書中
人名多寓意
一了頭可以自作主
意其平日龍用可知

寶哥想頭愈歡愈奇

奇文○富貴自借買
未免乎假清寒自恨
際必有其情

又是一種想法

焉知其不隨和也

引發妙文

去了。寫出風。姐。急。色。可。知。寶。玉。向。來。亦。不。醜。方知他學名叫秦鍾。早有鳳姐跟的了。鬢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鍾。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拏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鏢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些。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鍾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自一見秦鍾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默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爲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啻遭我荼毒了。秦鍾自見寶玉形容出眾。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豔婢嬌童。果然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那能與他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界上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寶玉又問他讀什麼書。秦鍾見問。便依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發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

子擺在裏閒小炕上。我們那裏坐去。省得鬧你們。於是二人進裏閒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菓酒。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著我。不要睬他。他雖瞞瞞。卻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么。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著。也無心在飲食閒。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事。秦鍾因言業師於去歲辭館。家父年紀老了。有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尙未議及延師。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己爲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道。正是呢。我們家卻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著。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著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裏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为我病了幾天。遂暫且耽擱著。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在我們這做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裏的義學。倒好。原要來

賈秦相見隨手識同
盤一事爲後文開書
房張本

太爺者謂國公之子
代化也爲珍兒之祖
容兒之曾祖
有此功勳原不宜奴
便僕者學竟焦大只
居三分不情理
不肯子弟反以多金
好發財漢宜其忿忿
不平也

和這裏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裏又有事忙。不便爲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
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
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咱們回來先
告訴你姊夫姐姐。和連二嫂嫂。今日你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稟明了祖母。再
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
牌。算帳時。卻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
吃了晚飯。因天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
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
罵咧。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
家說你太軟弱了。縱得家裏人這樣。還了得麼。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
老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著太爺出過三四回兵。
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著餓。卻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
沒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吃。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著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
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爲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了。

無人不罵。我嘗說給管事的。以後不要派他差使。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
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何不遠遠的打發他
到莊子上去。就完了。說著。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眾媳婦們說。伺候齊了。鳳姐
也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口。見燈火輝煌。眾小廝們都在
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因趁著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
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
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大爺。蹺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些。二十年頭裏的
焦大大爺。眼裏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
的車出來。眾人喝他不住。賈蓉忍不得。便罵了幾句。叫人捆起來。等明日酒醒了
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裏有賈蓉。在眼裏。反大叫起來。趕著賈蓉。叫蓉哥。
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
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
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
再說別的。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還不早些打發

賈實強悍不堪者然
以之罵賈蓉尙嫌其
惡

此等悍僕其實可惡
之至

個是沒王法的東西

賈府中莊之事關緊
大醉中直疑山來信
聽者每於閒中著旁
筆而正而已見馬
前吃馬溺今吃馬糞
廟雖容兒都難不聽
得惟聽者能作呆

換轉本文

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裏。豈不是害親友知道。豈非笑話。嗒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了。眾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揪翻捆倒。拖往馬圈裏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要往祠堂裏哭太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雞戲狗。爬灰的。爬灰的。養小叔的。養小叔的。我什麼不知道。嗒們脖子折了。往袖子裏藏。藏小廝見他說出來的話。有天沒日的。嚇得魂飛魄喪。便把他捆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遙聽得。都糲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是什麼。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裏胡謔。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了太太仔細抽你。嚇得寶玉連忙央告道。好姐姐。我再不敢說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嗒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家學裏說明了。請了秦鍾家學裏念書去。要緊說著。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薛寶釵冷香丸。經歷春夏秋冬。雨露霜雪。臨服用黃柏煎湯。備嘗盛衰滋味。終于一苦。俱以十二為數。真是香固香到十二分。冷亦冷到十二分也。又埋

在梨花樹下。不免于先合終離矣。

迎春探春在一處。惜春獨同小姑子頑笑。戲說剃頭。直伏後來出家根苗。且

為十五回鳳姐弄權。秦鍾得趣伏筆。

鳳姐夫婦白晝宣淫。其不端可知。

宮花小物。黛玉亦有妬心。器量真是褊淺。

周家女兒為壻求情。周瑞家全不在意。鳳姐之平日弄權。于斯可見。

鳳姐以宮花分送秦氏。明日秦氏婆媳。又單請鳳姐。中多藏筆。須以意會。

鳳姐帶寶玉同赴甯府。引出秦鍾。惹起焦大。即借焦大醉罵。露出諸醜。讀者

勿以醉後胡罵。視作無關緊要。

秦鍾與寶玉一見。便彼此胡想。治容富貴。動人如此。紈袴公子。慎之思之。

第七回專寫鳳姐與甯府往來親熱。為後來治喪埋根。中間帶出秦鍾寶玉

相聚。而先寫鳳姐夫婦。白晝宣淫。以作陪襯。又埋伏惜春出家。寶釵結局。香

菱可傷等事。至于焦大醉罵。黛玉妬花。皆文人深筆。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七終

第七回

送花買鏡戲鳳 赴宴宴寶玉會秦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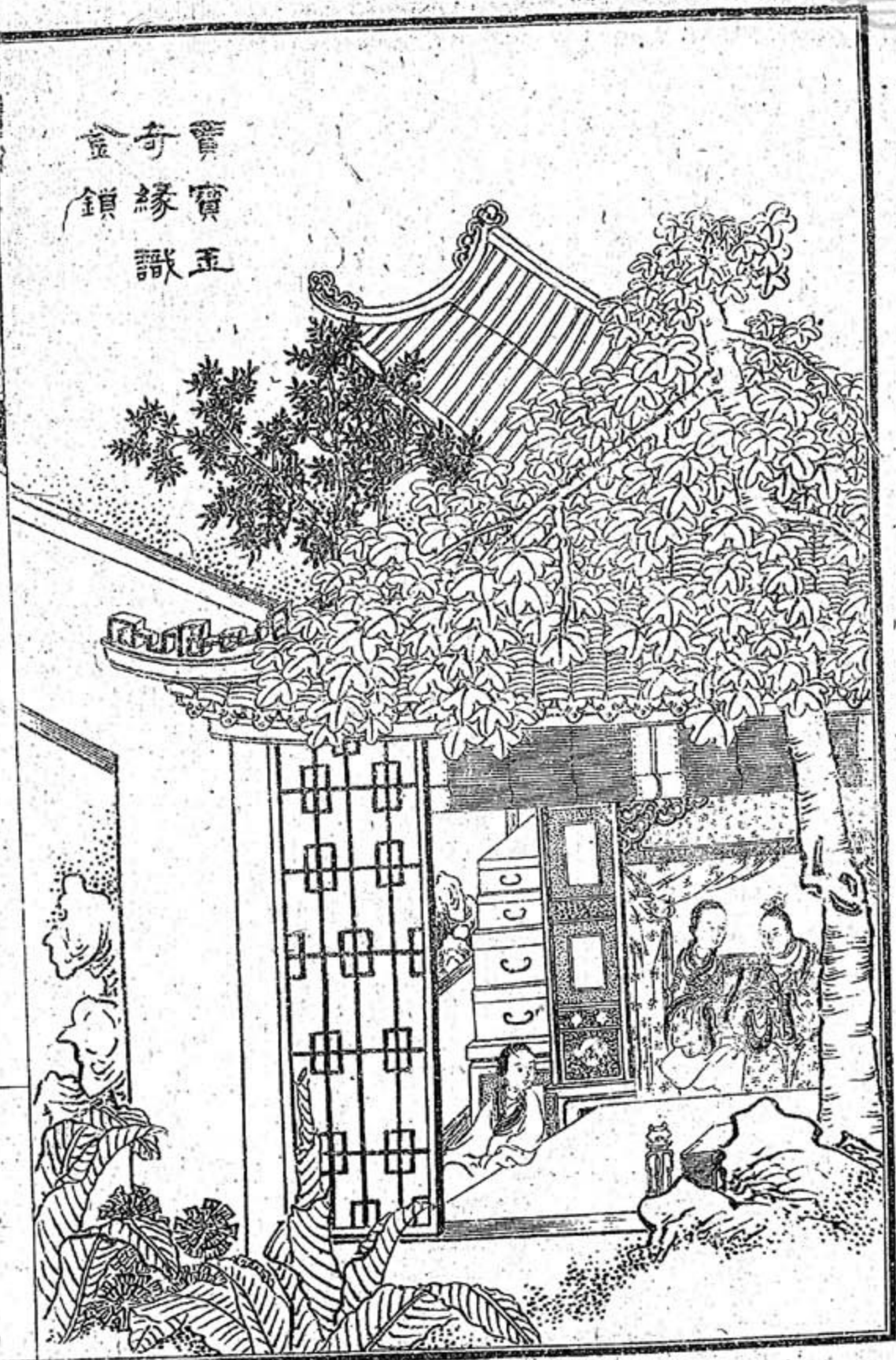
八

傳紅軒原本

東洋圖書印

第四批

寶實
緣識
金鎖



第四批

一